

老西寧

LAOXINING

靳育德 著

探访 古城的遗迹民风

感受 河湟故土的苍凉

追寻渐渐远去的历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老西寧

LAOXINING

靳育德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西宁 / 靳育德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225 - 04211 - 4

I. ①老… II. ①靳… III. ①文化史—西宁市 IV.
①K294.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2844 号

老 西 宁

靳育德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策 划 万晓辉

责任编辑 万晓辉 马丽娟

装帧设计 王小剑

责任印制 巢世武 陆玉梅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61377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25 - 04211 - 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根深才能叶茂

陈元魁

先做个假设:解放初期至后来的整个建设时期,如果西宁乃至青海,始终保持恒久的文化眼光,在城外荒郊野滩建设新西宁,而把砖包城内的西宁古城作为独特的地域文化古迹完整地保存下来,维护至今,如今的青海旅游将是何等局面?不难推想:留给后人的不仅仅只是用来挣钱的独特的古城遗存,而且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

可叹历史局限造成的文化的短视、弱视,让青海错失了一个天赐良机。

再做个假设:如果浙江曾经的执政者为了开辟大量耕地,以保证多打稻谷而把西湖填埋;如果湖南曾经的执政者因为湘西凤凰古城养育过陈宝箴那样的封建官吏、沈从文那样的“臭老九”,下令拆毁凤凰古城;如果陕西曾经的执政者因为长安是历代封建都城,张扬了封建皇权而颇令摧毁西安城池,那么,今天的浙、湘、陕三省的旅游形势又将如何?这也不难推想:留下来的只会是千古骂名!

可悲错误的思潮导致政治上的偏狭独断,不知毁灭了多少文化瑰宝。

如今,中央电视台在反复播放着一句公益广告词:失去的不能追回,现存的要倍加珍惜。这是敲响在每个华夏子民耳边的警钟。

庆幸的是如今的政府,已经意识到文化建树与政治建树、经济建树同等重要。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靳育德先生就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奉行者和实践者。说他自觉,是因为他对地方文化的热情发自本真;说他自信,是因为他对地方文化的认知

锲而不舍。作为地方文史文化的传播者,他始终保持着悠远的文化视觉和宽厚的文化襟怀,翻阅古籍,查阅史料,实地调查考证,年复一年地坚持地方文史典故的书写。不张扬,不卖弄,默默地为青海本土绘制文化宗谱,为失去的西宁古城描画一幅在记忆中永久存活的立体画卷,践行着一个文化良知者和先见者的历史使命。

他奉献给读者的新作《老西宁》,不同于先前出版的《河湟随笔》、《河湟杂记》、《河湟拾遗》,而主要把着眼点投在西宁这个文化客体上面,并在“老”字上多作阐述。着眼点的改换,使文章立意更加明确,主题更加鲜明。以时尚话说,是前三部作品的升级版或者精华版。强调对“老”西宁的再度认知,使耳熟能详的西宁地方文史资料突显历史的深邃感和文化意味的厚重感。加上针对内容匹配的众多老照片,让老的地方文史典故焕发出新的文化价值。

“老”字用在这里,不是呈现衰弱、陈旧、退化,而是辩证地呈现出事物的另一种存在特征,即它的悠远、厚重、博大、绵长和淡定。西宁人习惯把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称为老大树。一个“老”字,既表达出对观赏主体的敬意,也表达出被观赏客体的尊严。老,是对西宁文化宗脉的客观认定和首肯。做为西宁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西宁的文史典故以老尊称是受之无愧的。

靳育德先生作为西宁古城文史典故的记录者或者记载者,从旧街巷名、寺院寻踪、村庄山寨、旧校追忆、历史名人、沧桑留迹六个侧面,客观忠实地阐述了西宁这座古城的历史发展渊源和自然人文形成的文化必然性。以文化视角,投射出作为古城灵魂的工、农、商、学、兵等社会群体以及宗教文化、民居文化、民俗文化在西宁的历史沿革中发挥的作用和占有的位置。这些作用和位置,都以“老”的特征延伸进新的时代和新的认知领域。当然,强调和肯定地理位置的老,街市面貌的老,民情民风的老,历史渊源的老,不是为了单纯的怀旧,而是为了给新的认知领域提供一个立体又鲜明的参照物,让后来者和外来者通过比对,看到社会的发展进步。怀旧是为了沉淀情感,确立文化归属感。唯有有了连着血脉、牵着筋骨的情感和文化归属感,认知新生事物才不会盲目和浅薄。一如面对一株大树,我们在肯定它枝繁叶茂的同时,必须肯定它深深扎进泥土的那些看不见的庞大根系。只有认清了整个根系的面貌,才有理由相信大树的繁茂会历久弥新。



目录

旧街巷名 1

观门街 法院街 心寺街 教场街
 饮马街 府门街 县门街 莫家街
 大新街 小新街 仓门街 隍庙街
 会馆街 兵部街 黉学街 水眼洞街
 官井尔街 北斗宫街 弘觉寺街
 雷鸣寺街 斗行街 前营街 后营街
 玉井巷 营房巷 斜石巷 社学巷
 驿街子 广济路 莫家路 南、北小街
 大同街 南城壕·南关街 后街·后后街
 纸坊街 土巷道

寺院寻踪 35

北禅寺 南禅寺 普济寺
 大佛寺 弘觉寺 金塔寺
 法幢寺 东关清真大寺
 塔尔寺 西纳下寺 广惠寺
 会宁寺 东科寺 扎藏寺
 佑宁寺 却藏寺

村庄堡寨 50

龙泉谷·深沟儿 铁佛寺·寺台子
柴小庄·王家庄 林家崖 褚家营
小寨·王同堡 韵家口 土门关
近郊六寨 深涧堡·张家湾 扎麻隆
乌思巴堡 刚岔村 合尔营 佐署
葛家寨 海马泉 苏尔吉 班沙尔·
大閤门 朔屏台前汉东川 甘河
圆山古堡 隆思干 拉布尔

旧校追忆 99

西宁第十四中学 西宁第一中学
西宁第五中学 西宁市西关街小学
西宁市观门街小学 西宁市南大街
小学 西宁市北大街小学 西宁市
解放路小学 西宁市玉井巷小学
西宁市大同街小学
西宁市东关大街小学 西宁市保育
院 西宁市五四大街小学
东关回族女子小学

沧桑留迹 119

吃人命 柴皮子 扒炕灰 红崖
滑坡 席茭 硬柴 羊脚巴
胡儿条筷子 贴钱马 打醋罈
丢钢儿和拌馒儿 “白方儿”和“咕
尔典” 地锅儿 凉圈儿和沙瓶
皮筏 搁大粪 锅罗锅和碗儿匠
冰桥 丹噶尔歇店 金书铁券
苍崖遗迹何处寻 人间仙境仙米
峡 说“腊八” 说“小年”
闹元宵 清明时节 话中秋
岁岁重阳 故乡的回忆

历史名人 106

无弋爰剑 霍去病 赵充国
秃发三兄弟 源贺 唢厮啰
宗喀巴 史昭 柴国柱
罗卜藏丹津 杨应琚 左宗棠
马麒 黎丹 朱绣 周希武
马步芳 王洛宾

《水经注》中西宁境内

湟水支流谈 181

附：老西宁地图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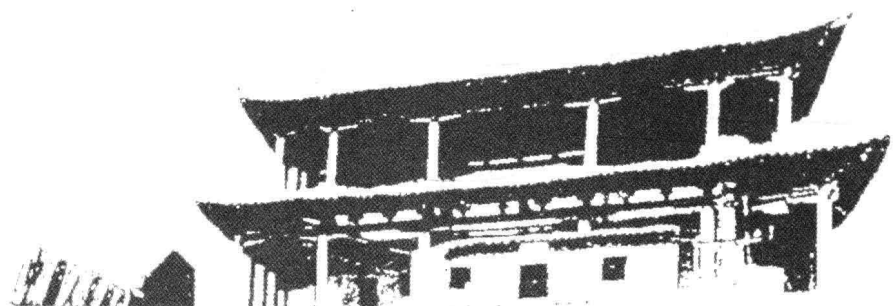
西宁卫城图

重刊西宁卫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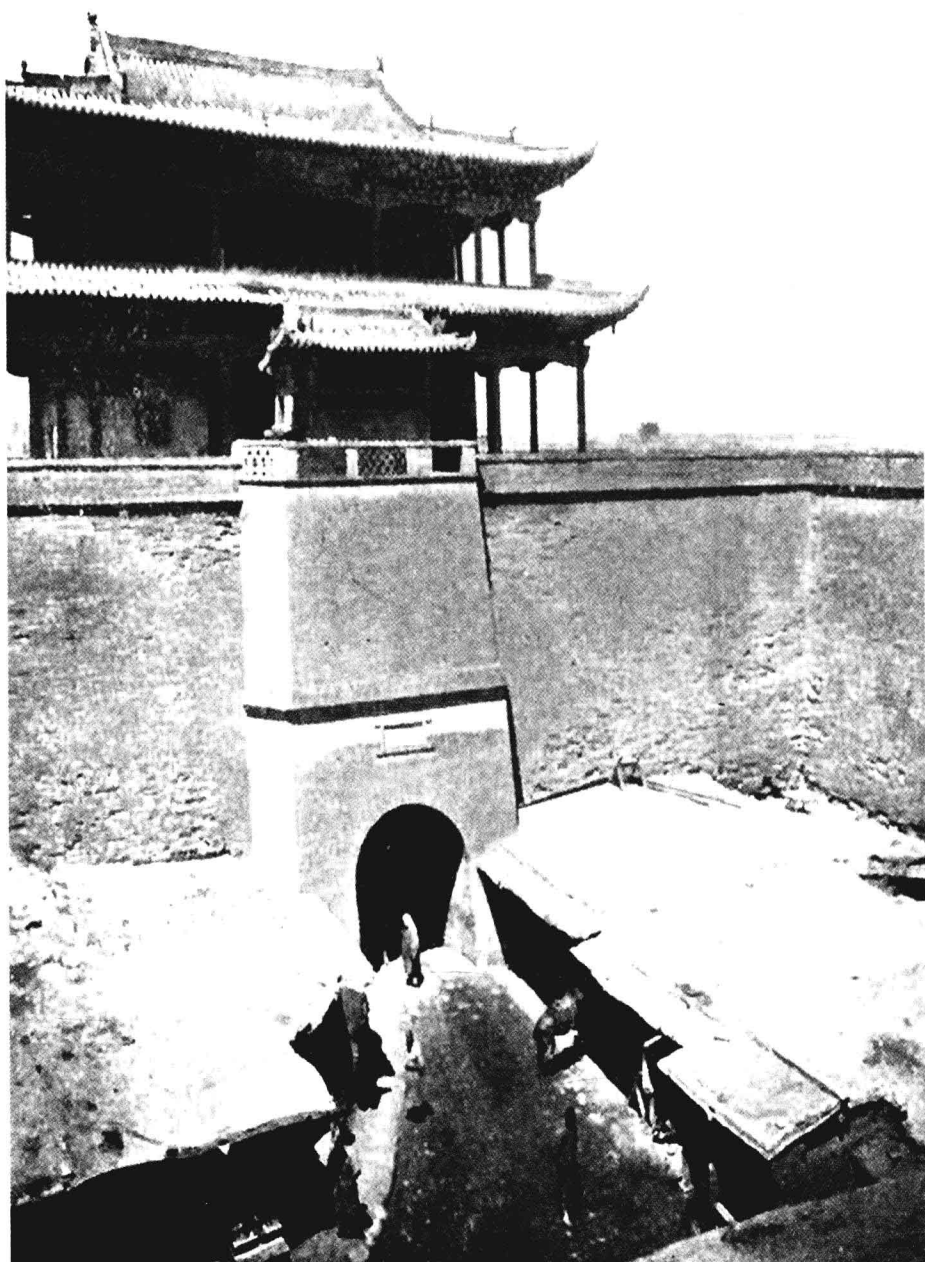
西宁府城图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西宁街市图

后 记 190



旧街巷名





观门街得名于当时建于西宁城东北隅的广

观 门 街

福观。明永乐二十二年，西宁都指挥僉事李英

因功被永乐皇帝朱棣赐封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并特准李英在西宁建真武庙的请求。之后，李英亲选庙址，督工兴建，宣德元年冬十二月建成后，派专使进京请皇帝赐名，宣德帝以“广福”赐观额，后称西宁真武庙为广福观。广福观是当时城内重要的寺观，虽曾多次维修，但历经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坍塌殆尽，惟留有一观门街名，叫到如今。

法院街得名于这里曾设过的宁互地方法院。

法 院 街

清初，一名叫旭止的江宁（今南京）和尚来西宁

化缘建寺，后经西宁府、县官员的允许，在城内北城墙根建起寺院，定名“葆宁寺”（今玉井巷小学校址）。葆宁寺因地处城中，加之旭止和尚的声望，一直香火兴盛。但到上世纪初，因寺院佛徒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只十余年功夫，寺产即被变卖殆尽。1929年青海建省，机构初创，困难重重，只得在破败的寺院中筹建西互地方法院，以审理西宁、互助两县的民、刑案件。由此缘故，寺前通道逐渐被人们称作“法院街”。

心寺街今已不存，原是南大街西侧东西向

心 寺 街

的一条小街,即在今省劳改局地段,曾称“布政司街”。它的得名与印心寺是分不开的。印心寺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甘肃天水有一个七岁的姜姓小孩自称是三国蜀汉名将姜维之后,剃度出家,法名“佛敏”,成名后“来宁发愿修寺”,得到西宁道当局和信徒的支持,占用明代西宁卫布政分司官署所在地,建成印心寺,两百多年间香火不断,所以寺前的原布政司街又被人渐渐改称为“心寺街”。省劳改局机关的修建,使原街被封闭。

教场街 教场街得名于小校场。明代由于西宁“孤悬绝塞,外控番夷,中卫华夏”的特殊地理位置,设西宁卫后,就设镇守总兵官,以管辖军务,城中置小校场,作为“岁时校阅,护守城池”之所。当时的小校场在城东南隅。清王朝建立后,随着临巩总兵官移驻西宁,统领马步军达 12 425 名,其中城内镇标五营营兵即达 4 500 名,随之小校场移至今省政府所在地。小校场占地 20 多亩,设东西二门,两门外的通道逐渐被人称作“东、西教(校)场街”。随着城市的发展,东教场街因被封死而消亡,西教场街独存,人称“教场街”。

饮马街 饮马街得名于左营军马饮水一事。旧时西宁城区虽地处湟水南岸台地,但地下水却比较丰富,先民们早就掘地成井,汲水使用。明初改建西宁城后,不久即将防守西宁卫的左营游击(明清两代武职官员级别名)署设在这里,此外,还建有兵卒营房和能圈养 800 多匹战马的马厰和料场。当年饮马街地区就有一眼水脉旺的井,井旁设有一长溜石槽,作为军马饮水之用。汲水兵卒轮流摇动辘轳,清澈的井水不断被到进槽里,湿漉漉的街道渐渐被称作“饮马街”。

府门街 府门街即今文化街。清雍正三年(1725 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后,西宁府衙门即设在原明代隆庆元年修建的通判署内。18 年后(1743 年),西宁府知府申梦玺对公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它右靠西宁县署(后迁往今人民街),左接文庙和儒学,高堂

朱户，庄严威仪，一直是当时西宁府最高行政当局所在地。因西宁府衙门在此，府前街道被称作“府门街”。

县 门街即今人民街。清初，震惊全国的罗卜

县 门 街

藏丹津之乱后，雍正三年设西宁县，县署即设

在今文化街原明代通判署之西，与西宁府府署相邻。36年后的乾隆二十六年，西宁县署奉命迁往水眼洞街（今人民街省财政厅家属院址），直到1945年，西宁县改称湟中县，县署迁往文华镇（今鲁沙尔）为止。在长达184年中，这里是西宁县县署办公的地方。所以人们渐渐改称县署门前的街道为“县门街”。

莫 家街是西宁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在元末

莫 家 街

群雄争霸的烽火中，安徽寿州人莫得投奔朱

元璋，后因军功封为西宁卫世袭指挥僉事，坐镇西宁。据现存《古湟莫氏宗谱》中由晚清西宁著名书法家和诗人张思宪所撰的序来看，西宁筑城时，莫得曾在长兴侯耿秉文的指派下，负责这一工程，因忠于职守，所筑墙体坚固而受到嘉奖。后其子莫云继任此职，因功又被加封指挥同知，莫氏后人即在今莫家街一带卜地筑屋，建起私邸，并在私邸附近建起莫氏宗祠，人们以“莫家寺”称之。寺前街道，渐渐被人们称作“莫家街”。

明 弘治初年，专设抚治西宁兵备道官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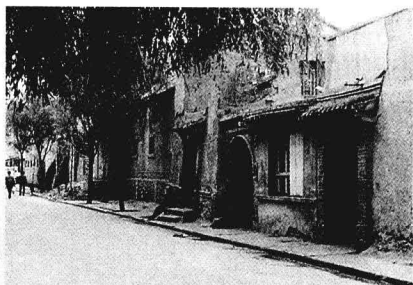
大 新 街

名驻西宁，作为“宁郡大员”，官署分两处，在

今大新街一带的一处叫“东察院”。1586年，留任西宁兵备道副使的万世德将旧道署东察院进行了扩改，作为抚治西宁兵备道的办事衙门，南察院后作他用。清承明制，这里又成了清分巡西宁道的办事衙门。清王朝灭亡后，1914年衙门终于因失修而坍塌。1916年，废道署地皮由十家买定，中间留出一条南北向的街道，人称此街为“新街”。小新街开通后，为示区别，改称“大新街”。



斗行街



教(校)场街



恒马街



弘觉寺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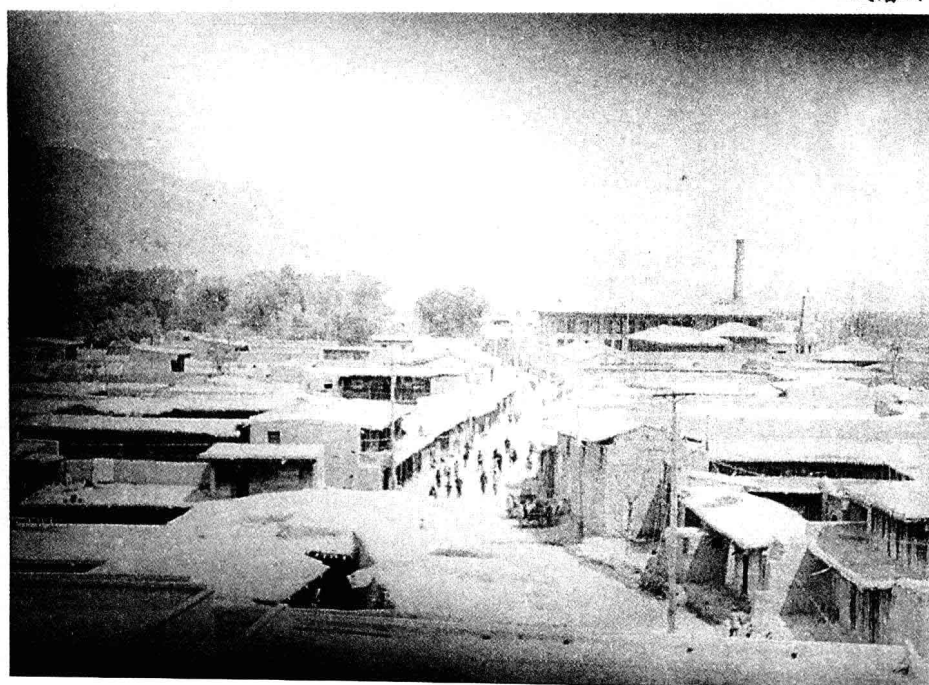
上东关大街

老照片



北城門內側

城牆外



小新街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八月,时任临巩布

政司印务西宁道的杨应琚为达到“成人才、厚风俗”的目的,专门申请在西宁开设贡院。经同意后,即在今小新街所在地购地修建贡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建学堂,西宁贡院也随之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屋舍也“日形坍塌”。1918年,当局将它划拨给师范学校,学校即将贡院拆毁,开成街道,两侧修成楼房铺面,“招商以为学产”,人称“小新街”。

仓门街

仓门街得名于西宁仓。明洪武二十九年

(1396年),当局在这里构筑粮仓,定名西宁仓,并派西宁仓监收判官一名,以负责管理仓粮入库、调拨和监守工作。“海寇”之患中,由于西宁周边军事形势严峻,大军齐集,粮糈需求量大,明都御史石茂华曾上书,要求在西宁增设通判,以提高西宁仓场的管理级别。西宁仓的设立,使“广籴征贮,以备不虞,水旱有备,地方大幸”。因此,粮仓前形成的街道称为“仓门街”。

隍庙街

隍庙街即今之解放路,得名于这里的西宁城

隍庙。西宁城隍庙始建于元代,据说供奉的城隍是东汉护羌校尉邓训。邓训在任期间,关心民间疾苦,待羌胡以恩情,深得羌人心。邓训去世后,家家“为训立祠”以祭之。清初,庙前街道被称为“庙街”,后来渐渐改称“隍庙街”,与会馆街一起,是当年西宁最繁华的两条街道。

会馆街

会馆街即今之兴隆巷,原称后街,又得名于

这里的山陕会馆。山陕会馆是山西、陕西商人集资筹建的。他们远离故土,在外经商,为了加强彼此联系,互相关照,增进乡谊,交流商情,协调商务纠纷,融洽与官府的关系,设立了山陕会馆这样一个